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河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河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裴君

清寧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  
漢明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顏儀整素  
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  
如鍾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  
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  
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  
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



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  
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  
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  
爲慚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比乃下車  
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頗知道宿  
舊人傳之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  
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  
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  
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  
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

自背已下象如何魁既有貴爵又當爲神仙  
天下志願子保享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淳  
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以  
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  
焦山及鼇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

子輿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  
百七十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  
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  
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  
子於是授之以諸階存思運用持呪等法及



授諸高真經書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

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茯苓五斤盛治去外皮乃擣下細筵以漬白蜜三斗中盛之以銅器可耐熱白瓦器以此器著大釜中著水纔半於所盛藥器腹微火燒釜令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藥令相和合良久蜜消竭煎出著鐵曰中擣三萬杵今可丸旦服三十丸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可夜讀書二年可使鬼神四年王女侍衛十年夜

河五

視有光能隱能彰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害不能傷疾病不能干色反嬰兒肌膚充悅白髮再黑眼有流光凡合藥齋三日煮之於室盛處勿令婦人雞犬見及穢慢之也五斤茯苓三斗白蜜為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器上勿露也煮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火以好薪炭不可用樵當用意同候料視恒以為意欲併合多少在意藥成預作丸盛之以蜜器可經千歲不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黃金龍祖山中授支公也胡麻三斗肥

者黃黑無拘可擇之使清潔於微火熬令香  
氣極令燥細擣以為散令沒沒爾勿下筵白  
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中攪令相和使調  
匪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前茯苓法同候令  
煎竭可持乃出持之三萬杵如梧桐子六旦  
服三十丸盡一劑腸化為筋不知寒熱面返  
童顏役蔣先生惟服此二方已凌煙化昇呼  
使眾靈

仙宗也

樂巴

樂巴字叔元內黃人

仙傳云蜀郡人

事漢桓帝四遷

桂陽太守甚有政聲後遷豫章太守郡土多

山川鬼恠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



術能役使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以為懼終皆安之桓帝崩後靈帝即位陳蕃被誅巴坐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

河五

三

出後漢書記纂淵海云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仙傳云樂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

巴唯唯乃平坐即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  
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  
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  
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  
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逢  
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爲  
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  
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  
血食枉害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閭山  
林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



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  
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  
聞君有賢壻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  
巴謂太守曰令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  
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

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  
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  
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  
携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  
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扣頭乞活巴勅殺

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巴生一  
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  
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  
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  
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嚙

河五

四

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  
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  
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  
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嚙酒為雨以救之非敢  
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



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  
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  
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  
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於廟中送之云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  
也真誥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瀘山中積十  
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鶴鳴赤石山中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  
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

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學  
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  
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  
萬端不可勝紀曹公操聞名召取關一室中  
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暮年乃出之顏

河五

五

色如故操欲學道慈曰學道當清靜無為操  
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忽  
爾慈曰知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  
意公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為設飲慈  
曰今將分曠願乞分杯飲酒操曰善慈拔簪



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分許慈即  
飲其半送與操操不喜未即為飲慈乞盡飲  
之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  
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杯良  
久乃墮地諸人乃視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  
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衆賓曰今日高會  
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  
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  
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  
引鱸出皆三尺餘操又曰既已得魚恨無蜀

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頃即得薑并獲使報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懷不意因坐

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有人見慈住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戶中有一慈戶外有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聞而惡使將軍引出



市殺之須吏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  
一慈有頃六慈俱失操乃令閉四市門而索  
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著葛巾  
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逐  
人便斬後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

河五

六

喜言果左慈頭也就而視之一束茅爾還視  
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荊州來者見慈在荊  
州矣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  
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復  
相殺本試君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

立而言曰遠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  
皆變為老羴屈前膝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

取焉

上文所載多  
同後漢書

刺史劉表亦以慈為惑眾

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詣  
表云有薄醴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  
人眾安能為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  
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  
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  
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  
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



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  
慈之意慈委表去入東吳丹徒徐墮有道術  
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欺慈云  
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  
樹梢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  
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  
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  
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  
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  
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

羅布扣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  
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逆討逆復欲殺之  
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  
之慈著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鞭馬  
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

河五

七

丹成仙去真誥云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  
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  
火九華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  
弟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  
亦同在漢獻帝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



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  
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溪橋之北

### 孔元方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  
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

人鄰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業五經及當  
世之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  
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  
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  
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

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不之顧惟露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爲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

河五

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柏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



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則頻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為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為泄天寶閉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巖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大陽人也在鄉里累歲

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  
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  
周而復始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  
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  
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  
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  
牀席以草蓐觀坐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日  
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  
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常著單衣太守董經  
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爲賢後野火起燒



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  
過庵燒盡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  
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  
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索之見先熟卧  
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卧之

河五

九

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  
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  
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魏書云自義皇  
以來一人而已

陽翁伯

陽翁伯事親孝，葬父母，神感之。泉出墓側，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生美玉，一曰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於親，當夫婦。仙後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數年，夫婦俱昇天。又搜神記云：陽翁伯常以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出白子一升與之，曰：種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美玉一雙，即可以所種得玉璧，遂妻之。

李意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  
主時尚在也有人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者  
意期即為撮土成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纖  
微爾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吳報  
關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

河五

十

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  
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  
去先主不悅果出軍為陸伯言所敗師屠十  
餘萬衆僅得數百人還兵甲芻粟略無存者  
先主慚恚發病而卒於永安諸人乃追念意

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也漢靈帝建安初

渡江依孫策後孫權

真誥作用為孫皓誤

信校尉

黃武二年契學道師介琰受玄白術居茅山

之東久之能隱形遁迹時與弟子採伐貨易

衣糧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真誥云有弟子

二人一人孫貴孫女寒華也一人

東世系本寺作寺耶



李阿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  
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  
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强者  
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

河五

十一

青城山中強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  
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  
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切憂刀  
折至旦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  
父怒阿即收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

强强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犇車阿以脚  
置車下轆其骨皆折阿即死强守視之須臾  
阿復起以抑脚而復如常强時年十八見阿  
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  
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九域志資州  
焦壇山昔李

阿真人修煉於此後  
於蜀州新津上昇

臣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歷年已久觀其  
汲汲以濟孤貧為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  
教其意亦深矣觀其語古强曰爾隨吾行  
那畏虎也此正道德經所謂陸行不遇兕



虎之意彼古强者雖能具眼力識阿是異人又豈能知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哉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

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九丹之經同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

精思冀遇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  
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  
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  
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  
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

河五

十二

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  
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  
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  
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扣頭女  
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



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藥常住第樂延雅舍帷下平牀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爲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爾延雅固留吳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

皆立生與先主共論鱠魚何者最上象曰鮪  
魚爲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  
曰可得爾但令於殿中庭方堦著水滿之象  
即索釣餌起釣之垂綸於堦中不食頃得鮪  
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

河五

十三

取作鱠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曰蜀  
使不來得薑作鱠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  
得乎象曰易得爾願差一人并以錢五十文  
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  
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



杖須、史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  
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  
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  
厨中繪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  
誤認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  
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  
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  
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群不大喚語之曰吾  
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  
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群猴欲下樹試告象言

語猶即各還樹絕迹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  
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奩  
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  
死其日晡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吏種  
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

何五

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為廟時時躬往祭  
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  
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